



式

校禮堂集

頌考說

贊辨

歲解

銘釋



校禮堂文集卷十

歙凌廷堪次仲撰

頌

。荀卿頌 并序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然也制禮以節之自少壯以至耆耄無一日不囿於禮而莫之敢越也制禮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飲射無一事不依乎禮而莫之敢潰也然後優柔厭飫徐以復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別無所謂性道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附舍禮而復性則茫無所從蓋禮者身心之矩則卽性道之所寄焉矣時至春秋卽升降襲謁之節鼎俎籩豆之數士大夫已漸不能詳言之况禮之深焉者乎降而七雄竝爭六籍皆闕而禮爲尤甚從橫捭闔之說堅白異同之辨殺然而不可紀雜出而不可窮守聖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孟子長於詩書七篇之中稱引甚廣至於禮經第曰嘗聞其略考其父命厥子已與士冠相違往送之門又與士昏不合蓋僅得禮之

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書也所述者皆禮之逸文所推者皆禮之精意故戴氏取之以作記鄭氏據之以釋經遺編具在不可誣也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推本於禮者譬諸鳧臬之有模範焉輪梓之有繩墨焉其與聖人節性防淫之旨威儀定命之原庶幾近之然而節文器數委曲繁重循之者難則緬之者便好之者鮮則議之者眾於是乎荀氏漸絀性道始麗於虛而仁爲杳渺不可知之物矣孔子之論仁曰克己復禮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四語實有精理先生此
禮經其云格物即格禮又
云禮以節性皆格先儒所
未發而暗合格荀氏之言
此皆得以前句之傳目之
乎

然則荀氏之學其不戾於聖人可知也後人尊孟而抑
荀無乃自放於禮法之外乎頌曰

七姓虎爭禮去其籍異學競鳴榛蕪疇闢卓哉荀卿取
法後王著書蘭陵儒術以昌本禮言仁厥性乃復如范
范金如繩繩木金或離范木或失繩徒手成器良工不
能韓氏有言大醇小疵不學羣起厲聲詬之孟曰性善
荀曰性惡折衷至聖其理非鑿善固上智惡亦下愚各
成一是一均屬大儒小夫咋舌妄分軒輊中風狂走是謂
自棄史遷合傳垂之千年敬告後人毋岐視焉

○ 漢十四經師頌 井序

易四家沛施氏雝長卿東海孟氏喜長卿琅邪梁邱氏
賀長翁東郡京氏房君明尚書三家千乘歐陽氏高子
陽魯大夏侯氏勝長公小夏侯氏建長卿詩三家魯申
公培齊轅固生燕韓太傅嬰禮二家梁大戴氏德延君
小戴氏聖次君春秋公羊傳二家東海嚴氏彭祖公子
魯顏氏安樂公孫右經師十四人其源流授受具於孟
堅漢書其訓詁著錄載諸子駿七略即范蔚宗所云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所立凡十四博士是也當是時赤符
之運甫隆新室之圖已謝費氏之易伏而未行左氏之

傳立而旋廢。穀梁洎毛詩俱罷。周官與古文竝省。雖未
遑廣厲微學。扶翼湮墜。亦可謂兼收博采。無所偏重者
焉。夫說稻梁之美者。略種殖之艱。漑江河之潤者。昧疏
鑿之力。况乎人情厭故而喜新。學者數典而忘祖。閱年
漸遠。道術屢更。爰自束髮受書。以迄離蔬筮仕。咸以爲
垂範者五經。載道者四子。洙泗既往。僅傳其辭。洛閩而
還。始釋其義。豈知騶邑言性。本屬子家。小戴格物。亦云
傳記。四始敦厚。棄序說而益誣。十翼精微。因圖書而轉
晦。孔傳是後。儒僞爲魯論。乃弟子雜撰。舍三傳而釋春
秋。置六書而談小學。斯固聖學之別傳。非儒林之正脈。

乎間有不安於所習。不溺於所聞。探貞觀之璇囊。啓永
徽之寶笈。尋元珠於孔氏。檢赤玉於賈君。然而當陽之
麟史。第行於江東。仲真之蝌文。晚傳於河北。王輔嗣之
虛誕。范武子之乖迂。匪當塗之攸述。卽金行之別叙。就
令好古者。闡厥荀虞。研彼馬鄭。搜景伯殘文。綴子慎逸
簡。究亦建初以後之流風。而非元始以前之古則也。譬
如神禹導靈源於積石。人以其爲九河窮始。而不知有崑
崙之墟。成周配后稷於先農。人以其爲百穀報功。而不知
有厲山之子。彼夫決渠荷插。自詡其勞。沾體塗足。自神
其術者。又無足深論焉矣。且夫五經之初立也。非惟章

句端門不相假借。卽在經文傳習亦有異同。故三歲宦如魯詩特別於齊韓。邾婁盟昧公羊迥殊於左穀。禮經篇次二戴互岐。卦象糾紛。九師各判。熹平刻石。悉尙書之今文。祭酒說文。皆周易之孟氏。就其所存而驗之。家法如此其嚴也。師承如此其重也。若乃文學盛於東都。眞儒興於北海。易宗費直。書述杜林。詩祇毛公。傳惟左氏。周官引先鄭之解。禮記爲小戴之注。酌彼羣論。訂爲彙歸。未顯立於黨庠。實私行於家塾。迨夫永嘉板蕩之際。舊訓靡遺。大興草創之初。新經聿建。蓋株守之陋。由斯而破。而名家之學。自是亦亡。行之旣久。南北殊尙。華

樸莫齊。鄭學將微。正義乃出。唐所立之五經。已非晉所立之五經。晉所置之博士。又非漢所置之博士矣。夫素王不作。黔首多愚。此是彼非。無嫌竝立。必執一師所垂。以爲圭臬。懸一氏之義。用作標準。則雖使西河復生。未必合東魯初旨。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緒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塗始隘也。今所傳者。孔壁非同伏書。鄭箋但取毛傳。禮經兼用劉向。公羊亦是何休。東京所謂十四經師之說。有一存焉者乎。嗟夫。奚斯頌魯韓詩。因李善而僅畱。其子明夷。孟易因班書而偶在。物希則貴。自古然矣。頌曰

大樂云缺五經是傳五嶽鎮地五緯麗天去聖日遠攸
賴後賢書芽於伏易茁自田高堂禮經浮邱詩篇春秋
胡母公羊最先師承不紊漢興已然奪諸秦火厥績偉
焉施君謙讓恪守冲虛不敢教授長陵徙居卒業王孫
雜論石渠結髮事師眾莫之如弟子知名門人獲譽承
相列卿沾溉其餘蘭陵孟生獨用易顯窮極陰陽推求
災變萬物芟茲高議宏辨輕改師法終以病免少府小
心望重梁邱孝宣行祠劔墮旄頭乘輿馬驚筮有兵謀
通經足用近幸有繇尊崇施讎排抑孟喜證明枕郝各
成一是甘露之中臨乃繼起士孫鄧衡世傳博士君明

好學占驗允長吹律易姓讖緯濫觴極論巧佞譎諫帝
旁奏法考功課諸循良宵小忌之卒爲中傷飛伏世應
五行六日納甲歸魂後世有述卜儀筮法厥制久失求
禮於野火珠遺術陋者撰著妄言可黜千乘歐陽代爲
鉅儒爰及子陽後生競趨地餘其孫林尊其徒遞相推
衍樸學不孤直哉長公爲學精熟已究洪範更說禮服
俯拾青紫胥由誦讀爵登列侯仕至光祿張霍廢立陰
罰豫明武皇廟議恥徇公卿受詔撰書身貴道行天子
賜金時以爲榮奕奕長卿從師問故博考五經與書相
附出入牽引以次章句獨抒心得無必無固議郎起家

太子少傅申公受詩爲楚賓臣王戊胥靡退歸終身遠
方問業至千餘人事紀青簡名達紫宸東帛加璧安車
蒲輪明堂召對素志未伸轅固齊人黃生伯仲爭論湯
武帝爲色動馬肝母食彘心能中平津阿世正辭托諷
太傅精悍於詩素深內外二傳博通古今齊魯異趣燕
趙同欽尤長說易不厭推尋大戴彬彬曲臺弟子與沛
慶普同出后氏小正明堂傳記尙爾惜哉訓釋史莫之
紀別錄見遺咎在中壘小戴嶽嶽聲望特著以禮作郡
挂議而去賓客爲盜其子何與史有明文孰聞引據庸
夫論世鮮克平恕姬公制作炳若日星自冠迄覲篇日

未零吉凶賓嘉百代猶馨四十九篇非禮本經後人尊
信無乃徑庭嚴傳廉直不事權貴品異脂韋性成剛毅
修行先王振厲士氣天不勝人此語隳操薄彼宰相經
誼誠高苟少勉強曷足以豪公孫貧家篤學見稱眭孟
姊子具有師承質問疑誼暨嚴偕升精力匪懈歷官郡
丞冷任都路公羊勃興仰溯漢初聖塗方闢惟專一經
疇兼六籍歷久乃遷匪伊朝夕傳易而疏注加以釋性
命肇開封畛爰畫傳道者今傳經者昔九原可作願侍
几席我思古人頌之無斁

晉梁州刺史尋陽壯侯周訪頌并序

若夫兩鶩出地之日五馬渡江之年羣盜矯虔諸州畔
換或走戟於漢沔或篝火於湘羅加以成窺玉壘之關
趙瞰金行之鼎區區江左良可寒心矣天祐中宗篤生
名傑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贈征西將軍尋陽壯侯周
訪允文允武有猷有爲居鄉失牛徵其寬博臨陣射雉
見其整暇倚士行若臂指視處仲如涕唾故能梟華軼
於彭澤殪杜曾於沌陽雖吳漢之八戰八克葛亮之七
禽七縱何以加焉晉書稱其簡兵練卒欲宣力中原夫
荆揚初奠勒曜方爭當此之時東以祖逖爲輔車西與

張寔爲犄角耀軍司豫則李矩郭默之勢聯傳檄幽并
則邵續劉琨之氣壯使其尚存或處之西藩或居於北
府固可開復京都指揮河洛必非陶侃之斂戢自守庾
亮之輕舉挑釁者比也晉書又稱聞王敦有不臣之志
訪愜切齒敦雖懷逆謀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夫蠶目久
露狼抗已成所畏者惟訪故兼領要害專已之柄別遺
重寶慰彼之心至於譙王出鎮鄙之以爲灰塵郗公在
邊眇焉曾不帶芥使其無恙或外統旄節或內秉鈞軸
固可制其死命折其兇鋒亦非甘卓之狐疑兩端戴淵
之烏合一戰者比也惜乎上將僅享下壽遂使快犢破

車握璽於赤縣老驥伏櫪稱戈於紫宮時無英雄名成
豎子可勝歎哉夫蜀星隕營未終伐魏之事吳妖生鏡
徒存襲許之謀今古誼士皆同此慨周侯賁憤何獨不
然讀史有懷遂爲之頌其辭曰

峩峩周侯領茲梁州惟茲雍梁竝治襄陽襄陽巨防南
北之鑰南蔽江淮北控宛洛塵昏鐘簴有志重開禽曾
馘軼未盡其才陶侃杖鉞雖平杜敬因其成資曷足稱
豪逆敦滔天猖狂犯順旣克石頭擁兵不覲隗協蒙禍
周戴見收司徒首施天子殷憂使侯尚存爲國心膂制
此兇豎無異狐鼠忠勇之氣遺厥後昆孟威抗節實侯

木府堂文集 卷一
匪溺死四五百人俘獲千人竝獲其大統兵進祿侯一
名磔于市從此海疆日就寧靜又捐造大船三十隻大
礮數百門以備不虞偉矣哉屏翳仗威飛廉敵千箕伯
建赤常陽侯執鼗鼓麾馮夷爲兩拒鞭天吳使前驅白
羽一揮而渠魁面縛蒼殘再礪而鯨鯢授首雖雪牙金
目力逾九象繡額雕題勇邁三虎不免歐刀之誅終見
長纓之繫加以慮患未形綢繆先事千艘雲布驚濤恬
若衽席萬櫓雷動高岸屹如金湯謹案周官保章氏以
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又禮斗威儀曰王政平則祥風
至江海不揚洪波然則茲風蓋祥風也實惟

天子之至德有以致之亦惟公之偉略足以當之然公
不曰克詰戎兵而曰神風助順者何歟良以神之所感
者誠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蓋公不自有其功而歸功

天子云爾且夫風之德也以不鳴條爲美以能散物爲
功吹噓八方調和萬彙書所稱曰聖時風若是也今乃
鼓橐籥轉洪鈞爲

聖天子摧姦宄于重淵殪蠻夷于渤澥此何異文學之
士著作之材經史以爲韜鈴禮義以爲干櫓入則對敷
巖廊出則折衝尊俎者邪昭陽大淵獻之歲四月丙戌

爲太公湘圃先生七秩誕辰而公亦於是歲正月丙戌
四十初度重釐疊臻諸福來會猗歟盛哉枚叔馬卿能
文章而疏于經術康成子慎通經術而拙于文章諸葛
優于治國而將略非其所長英衛嫺于用兵而經務非
其所習近代如王文成樹績雖逮事嚴親韓襄毅奏勳
雖正當壯歲然或講學僅與宋儒爭勝匪漢人篤實之
遺或論材僅與武夫矜能鮮文士雍容之度惟公以碩
學酬 知以英年受任趨鯉庭而展策握虎節而承歡
用能曠代無儔依古罕儷雖百世而下千里而遙聞其
風者猶興企慕况竝時而生親爲其友者乎抑又聞之

古之善政者盡人而合乎

天成民而致力於神公旣邀

天寵荷神庥益思荅

聖主之勤勞慰斯民之仰望閭閻至眾何以遂其生烽
燧永消何以善其後水懦弱而易翫何以協剛柔之中
人至察則無徒何以盡張弛之道則異日贊 黃扉升
紫禁柔遠能邇謨明弼諧胥於茲風始之矣夫木連理
下瑞也退之尚作頌以美渾瑊練塘復常政也遐叔尚
作頌以稱韋損矧茲祥風洋洋表海輔翼我 國家捍
禦我黔黎譬之圭璋籩豆之光化爲斧鉞旌旄之用鋪

張揚厲曷容已焉廷堪與公少敦昆弟之交長愧雲泥
之隔不辭固陋竊附退之遐叔之後爲越海祥風頌一
首馳上榮戟少侑尊罍至於摩厓紀伐輦石勒銘典冊
高文敢俟君子頌曰
維越之東巨海環之物豐民蕃財賦所資炎徼纖醜孽
牙於茲

帝命重臣俾往撫綏重臣維何陳畱望族三十登壇貌
如冠玉春霖同甘秋霜比肅短狐騰逃長蛇踰伏越民
熙熙如登春臺選雋拔尤幕府宏開履屐之間各盡其
才大法小廉祥風乃來維茲祥風冷然而善及其夷兇

過於雷電鼓我士卒中流力戰迅掃煙塵山川清晏當
其起時萬竅怒號賊檣林立盡覆洪濤指揮如意生繫
其豪維公之功會稽爭高出詠東山以宣

帝德入賦南陔以供子職奉觴上壽邦人矜式求忠於
孝光我

王國從律不姦好謀而成干戈旣戢倉箱亦盈郤穀敦
詩荀卿議兵從來智勇恆出儒生煦物者仁撓物者義
作善降祥知風之自瑞應有圖靈徵有志我願海隅祥
風廣被

瀕海之民皆食大麥唯富商大賈始食稻焉余家貧恆
以麥飯供膳客有見而鄙之者謹案周禮食醫凡會膳
之宜鴈宜麥月令孟仲季春之月天子皆食麥與羊然
則麥於九穀固不卑於稻也何鄙之有余既資以養生
而又取其益氣調中焉乃爲之頌曰
不耕食游惰子飫膏粱益增恥共歲寒我與爾甘粗糲
眞英雄余鄙夫惟固窮賴爾飽頌爾功

麥飯頌

并序

水仙花頌

并序

若夫江妃漢女本傳記之寓言湘君洛神亦文章之托
諷華琚瑤佩形容想見其人翠羽金支恍惚如逢其狀
溯遺聞於古籍祗作空談錫嘉號於名花遂成實事斯
花也栽培灌溉雅宜白玉壺中位置安排合在烏皮几
上陳思北沚君骨如仙宋玉東牆臣心似水擬以三秋
之菊得其淡而失其清衡諸九畹之蘭有其芳而無其
豔自甘冰雪奉鳳幄而含香不受塵埃負魚波而弄影
黃心錯落依稀鎮粉金鈿綠葉紛披仿佛牽蘿翠袖霞
外孤行冉冉憑誰取水哉水哉之稱月中微步珊珊令

人起仙乎仙乎之歎頌曰

金爲之心玉爲之質金如其清玉如其密白賁无咎黃裳元吉夫惟君子與之儔匹

瑞桃頌

并序

凡接花木者皆於次年作蕊此其常也嘉慶癸亥正月大兄手接絳桃一株迨老母生辰遂放四花色穠態腴盛開彌月且結實焉人皆異之以爲瑞桃乃作頌曰
上壽百年氣純固者則過之苟爽起韋布九十日而登台司草木亦然其理匪奇錫嘉名曰瑞桃侍蘭陔而怡怡

校禮堂文集卷十

受業海州喬紹傳岩林校

頌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十一

歛凌廷堪次仲撰

贊一

漢左馮翊滕撫贊

并序

單衣截平朔血龍騰西鐘侯者十九人而赤紐爰弛冀
嗣乘氏娥號山陽君齟齬一笑一使埋其輪無何烝烝
者衣則黃爾林林者帝則黑爾錢鏹厲爲劉殘茅蒲易
以組兕揚徐磐牙囂然磔如蝟矣叔輔秉璋鉞資三公
揚于廷握符出伐爲漢召方羣蛾當焉若毛炳于大燧
媵沃以沸羹一戰再戰而東南底平方諸雄緄尚璇允

曰翹其英伯始如鉤黜庸于旂而不能遏其奕世聲於戲隼克裂翟女斬其食盧克醢欣女弗讎其直章用失其所視咎繇所陳悖矣繇是鴟義采頤駿髦晦身而維京炎鼎遂冪于大小方之巾贊曰

烈烈滕君漢之元戎允文允武如熊如羆如能殺敵致果老而不封恩澤裂土詎曰至公女謁錫田詎曰大中無賞無罰羣策莫從雖有韓白何以奏功誰生厲階天下中庸抑茲干城謀國未忠千載而後仰其英風

。後漢三儒贊

韓退之後漢三賢贊爲王充王符仲長統作也約漢史而成文本蔚宗而立說蓋亦如小司馬述史記之贊而已無他深義也三子者范氏以其出處相類彙爲一傳論後固已贊之退之旣非闡揚又鮮斷制雖不作可也若夫許君叔重服君子慎鄭君康成皆東京之冠冕洵儒林之翹秀或長於小學或精於春秋其大者則功在六經學通七緯彬彬乎郁郁乎傳姬公之舊典衍尼山之墜緒方之論衡之篇潛夫昌言之述殆不可同年而語矣代傳其書罔敢畔越隋唐以來王輔嗣之周易梅

核禮堂文集 卷十一
仲真之古文杜元凱之左傳稍起而好之至於聲音文字未之或改也自宋以降異說爭鳴劉原父之小傳方興王介甫之字說復出延及南渡厭故喜新變本加厲過佚之指擊之不遺餘力而漢學遂廢焉是不可以不贊也於是仿之爲後漢三儒贊辭曰
汝南祭酒強識博聞專門訓故遂撰說文五百四十類別部分六書肇始具有條貫象事象形其理可案形聲相益實居太半自宋以來論日謬悠舛陋不察唯意是求穿鑿附會疇知所由爰歷旣亡凡將亦佚小學一綫賴此有述爾雅之下未見其匹

服虔子慎滎陽勝流變易姓名從崔公游受業太學尤明春秋鄭兼羣經擬注左氏聞君言論賞其相似舉而授之訓解爰起當陽編纂僅行江東河洛學者非君莫從唐撰正義始用見攻逮於中葉實生匡助傳且不信何有於注願蒐逸文以糾厥誤

康成鉅儒舉世所宗括囊大典如日再中詔書下徵爲漢司農禘則五廟郊則六天易書旣注毛詩復箋語其粹精禮十七篇昔王子雍著論難之挾晉外家未遂厥私煌煌學官百世不移歲在辰巳夢感素王黃巾數萬羅拜道旁俗士詆譏於公奚傷

陶靖節畫像贊

并序

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作之難蓋見幾之難也沈約稱陶靖節以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後人耳食信爲固然不核諸簡編不證諸時事第羨其入山之深寧悟其見幾之早心竊陋焉考靖節乙巳歲由建威參軍爲彭澤令恥折腰以事吏爰解組以歸田是時實安帝返正之後義熙改元之始彼宋祖者方秉天鉞以夷僞楚提神器而還弱晉皇輿重造金運再開苟略其本衷觀其外跡雖郗鑒之討王敦温嶠之翦蘇峻衡其功烈未之或過此正勇夫奮身之

秋忠臣效節之日非若劉藩旣誅跋扈之形已著宋臺旣建禪代之勢已成也夫陳子公之籌略莫測新莽於未然苟文若之英材亦信曹武於伊始而靖節獨以靜妙之心燭姦宄之膽褻裳去之惟恐不速諒非明哲能若是乎意其春醪乍熟秋鞠旋滋聞奏慕容氏之捷獻姚秦之俘當必卧北牕以笑之觀韓延之之出奔諸葛長民之被害當必倚東籬以弔之羣雄之力方屈一士之齒獨冷世徒稱其詠荆軻以寄慨書甲子以見意斯蓋前史之美談而非高賢之深識也知人論世良不易哉今餅師之室日者之肆賣漿之家村夫子之塾莫不

畫其像而懸諸壁過者咸曰是晉之詩人也是宋之處士也烏覩其爲見幾之哲乎乃爲之贊曰

遐哉陶君澄懷淵靜坐照幾先如鑑取影德輿狐媚睥睨晉鼎舉國皆醉惟君獨醒英英藏璞曖曖含光拂衣彭澤歸耕柴桑三徑之內十畝之旁卑視魏晉高卧羲皇不求甚解時還讀書不嫌人境可以結廬與物浮沉與時卷舒窮新伎倆奚足挽余與艾而進寧蒸而退臧獲穆之何有謝晦匡阜嗟我長江汪濊桃源仙人庶幾同輩飽則賦詩饑則乞食太山秋毫無分畛域屠沽所棲牧豎所息畫君之像嬉戲君側泥於迹者謂之逸民

涉其淺者謂之達人夫惟明哲足以保身千載而下罕有等倫

。十六國名臣序贊

夫世運有升降人材之盛衰係焉人材有盛衰功名之廣狹分焉伊周鴻勳方稷契則有間管晏遺軌例莘渭則又殊矧狗脚闇干蠅聲閤位乎所以君子觀鳳儀之代爲聖哲慶其遭讀龍戰之編爲智勇哀其遇也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離石興淳維之胄宕渠起廩君之裔巴氏縮璽於劔閣天子執戟於平陽晉之方鎮各據要害王彭祖虎步薊郊劉越石鷹揚并域司馬保觀望隴右李世迴艱虞河上苟晞守倉垣之固曹嶷保青州之險未幾芟薙翦伐摧陷蕩夷若洪流之沃燼疾風之振

朽惟河西張氏尚奉建興之號遼左慕容猶稟江東之命然而九州之六咸析圭於襄國三分有二盡僭爵於武鄉固曰天未厭亂民不思順抑亦趙之謀臣猛士之力焉迨至季龍奄終棘奴跋扈步搖自和龍而南下草付由枋頭而西返由是競長於函谷東西爭雄於太行左右苻永固懷匡時之志王景略振經世之才興立學校勸課農桑驅策八荒牢籠六合遂乃燕飛於紫宮鳳巢於阿閣張天錫望旌旄而銜璧劉衛辰聞羽檄而受吏較隆於晉之泰始已南踰於襄樊比盛於魏之景初更西平夫巴蜀非夫駕馭英傑登崇俊良安能所當無

勅敵所至無堅城拓土不逾時破都不淹晷哉無何違眾南伐淝水挫師冠軍叛於洛陽已失三晉龍驤奔於馬牧又生一秦魚羊食人虵豕塞路徒河之緒方衍狄道之長復興貽身後之謀而克平涼叩囊底之智而攻長子羣材効力亮有可觀若夫中山旣降燕分爲二姑臧爰拔涼裂爲三乞伏氏桀驚於苑川赫連氏恣睢於統萬或地纔數郡或年逾一紀而乃假息偏隅偷名竊號使貪使詐均盡所長在後之秉筆者或斥之爲僭盜或指之爲割據史失其官佚而莫考事乖其正削而不書而不知當時桀犬吠非其主跖客忠於所事訐謏定

策效死捐軀揆之開疆辟地之庸致命遂志之理洵無
忝焉間覽晉書撰於唐代西朝所歷僅武惠懷愍四帝
南渡所守但荆揚交廣四州其諸臣立傳乃至七十卷
之多而劉石苻姚之載記張軌李暠之列傳所附書者
惟陳長宏張孟孫等十餘人而已豈非揚之則騰九天
抑之則入九淵乎至於隋書經籍志所載史通正史篇
所述如和包漢趙之紀常璩蜀李之書范亨燕書高閻
燕志之等段龜龍涼記劉昞涼書之屬以及裴景仁之
所撰杜惠明之所注崔鴻之所輯蕭方等之所纂皆已
不傳而伯起分國君實編年方之晉書又爲簡略是知

諸臣行事湮沒而不彰者固已多矣且夫尼父之作春
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地雖居於僻陋
事無妨於闡揚况所據者先王之區宇所役者中原之
黎獻其迭爲驅除互相吞噬戰勝之略攻取之規衡之
永和之敗姚襄俘李勢義熙之平廣固拔長安桓幼子
白鹿之捷朱伯兒黃虎之師殆有過之計其盛者百有
餘年語其大者十有六國而北魏東晉之外若遼西之
段氏鄴之冉氏上黨之慕容氏仇池之楊氏張掖之段
氏龍城之高氏成都之譙氏皆不數焉嗚呼其亦生民
之不幸也已昔袁彥伯爲三國名臣序贊辭采瑰麗爰

擬其體論次諸人而各繫之以贊於成得二人焉曰丞相西山侯范長生尚書令閻式於劉氏之趙得二人焉曰御史大夫陳元達大司徒錄尚書事游子遠於石氏之趙得二人焉曰大執法濮陽景侯張賓中書令徐光於前燕得一人焉曰太尉侍中皇甫真於苻氏之秦得一人焉曰丞相清河武侯王猛於張氏之涼得一人焉曰衛將軍福祿伯謝艾於後燕得一人焉曰散騎常侍高湖於南燕得一人焉曰左光祿大夫潘聰於呂氏之涼得一人焉曰太常楊穎於姚氏之秦得一人焉曰尚書僕射清河忠成侯尹緯於乞伏氏之秦得一人焉曰

吏部尚書翟璠於禿髮氏之涼得一人焉曰左司馬趙振於沮渠氏之涼得二人焉曰中書侍郎張穆高昌太守隗仁於李氏之涼得一人焉曰武衛將軍軍諮祭酒宋繇於馮氏之燕得一人焉曰尚書左僕射永寧公張興於夏得一人焉曰都官尚書冠軍將軍河陽侯王買德典午失御釁生八王元海一呼中區遂亡二趙三秦四燕五涼成翦益土夏城朔方騏驥之材熊羆之士附翼奮飛攀鱗崛起搏擊九州蹴踏千里功著太常事書右史偉哉范賢寄跡涪陵青城方保素輿竟升爲成心膺作蜀股肱岷山峯嶺江水奔騰乃積乃倉亦賓亦友

屈信得宜出處不苟又分陰陽象演奇耦天地太師厥
稱希有桓桓閭君六郡雅望李氏膺圖篤生良相目無
辛冉心輕羅尚才任經營動高開荆綿竹一戰霸業乃
隆輿圖在掌星宿羅胸官制既定國威以崇變起左右
授命梓潼長宏貞諒漢之直臣高氏才子後部俊人不
羞郎官志在濟民履尾不啗慷慨敷陳其心光明其氣
果敢鷄儀未營龍鱗特犯宮闈怵心奄寺破膽辛毗牽
裾朱雲折檻游公長才抱負宏略行軍整暇立朝謇諤
諫可迴天勇能撼嶽關中蕩平隴右開拓孟孫闊達勤
學博聞自比子房思建大勳歷觀諸將無如石君杖策

干主提劍從軍定都襄國趙基始構澤及斯人美歸我
后襟懷愈虛聲望愈懋凜凜朝端疇出其右徐令剛方
洞明機務勢不能屈威不能懼高侯失律金墉難固羣
工怯懦大事將去出之詔獄畀之寵任定計帷幄深契
厥心西陽接刃劉曜成擒右侯而後此其嗣音山有摯
獸人不敢越國有重臣鄰不敢伐巍巍楚季鄴中黃髮
秦人窺伺陰謀暫歇智窮呂護明察慕輿清儉寡慾飲
酒石餘不愛珍貨唯擁圖書太原桓王推崇豈虛景略
瓌奇高卧華山偶謁桓公拂衣而還聿惟豹變終觀龍
顏明良投合開濟人寰因利乘便山河宰割齊之夷吾

蜀之諸葛庶幾兩賢同此豁達天假以年亂世可撥温
温謝郎翩然年少文武兼資天才超妙趙師壓境爰登
樞要黑稍如雲顧之而笑輶車統眾白帽進兵神鳥告
捷寇遁金城石虎凶威天下莫撓乃以全力困於儒生
堂堂常侍材識明果道明伐魏爲計誠左堅阻其行謂
屈在我參合之敗洞若觀火昂昂尚書濁世奇才范陽
失鄴崎嶇草萊力排眾議決策滑臺東據廣固燕祚重
開楊公佐府從征西域旋師而東旌旗改色襄彼呂王
霸有涼國遇事進規多所匡翼景亮藏器姿表魁岸興
懷古人輟書而歎時明立功志在翊贊道消立言志在

彰輝白雀佐命驅走雷霆廢橋扼要秦雍以寧生極端
右死饗廟廷竹帛著錄金石垂銘翟生專闢受命率師
軻殫退沮奮劔責之再戰平川意外出奇齊視邊芮俯
接秘宜邊隅鹿走遐方虎戰豪俊待時英雄觀變卓哉
趙生廣武之彥捷步廉川以才自見邈矣張公經史連
屋玉蘊深山荃芳空谷置諸廊廟榮以章服沮渠賢輔
敦煌巨族落落喬松不畏霜雪英英良璧不畏磨涅烈
哉隗卿湟河喋血城破身陷乃見高節祭酒懿親托體
武昭白駒產廐赤氣互霄追蹤西平恭順晉朝嘉猷是
贊寵冠羣僚永寧懷寶效績昌黎手握重兵出討萬泥

克敵制勝智與勇齊耀茲貔虎取彼鯨鯢嶽嶽軍師明
變達權擇木而棲作弼赫連聚米堂上借箸筵前規取
全秦若運掌然青泥進屯咸陽震動德輿老賊爲卿所
弄雖遁弱息竟失士眾指揮如意公瑾伯仲凡此雋髦
咸能樹立民無定居日不暇給求之甚殷需之孔急使
當全盛載維載繫未遑俎豆但逐干戈散則見小聚則
見多流連簡編三復摩挲播之聲詩用代鼓歌

○十六國名臣補贊

并序

廷堪少時作十六國名臣序贊共二十人但取諸異姓
之彥宗賢不與焉迄今思之慕容氏之太原桓王恪苻
氏之陽平哀公融建樹表表當時鮮儔究不可以不贊
也乃補爲之贊曰

太原純忠受寄烈祖建熙委裘惟王作輔下不能欺鄰
不敢侮桓温雄傑亦憚其武手不釋卷有勇知方野王
旣拔遂克洛陽臨終薦賢力舉吳王崔浩有言燕之霍
光

雍雍陽平國之楨幹下筆成章人比王粲永固圖晉寢

不暇旦知止不殆公每苦諫淝水之戰天不祚秦桓桓
上將馬蹶隕身國殤毅魄化爲青燐百世而後想見其
人

校禮堂文集卷十一

受業滿洲繼誠

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二

歛凌廷堪次仲撰

贊二

李鄴侯贊 并序

夫抗志江湖者率蟬蛻於軒冕希心鐘鼎者恆豹變於
珪爵故墨翟之突每苦不黔許由之瓢猶厭其擾設使
彼此易地則不能相爲矣李鄴侯當唐室顛沛之際料
燕薊之寇於掌上及舊京奠安之時置帶礪之勳於身
外其在山林也見國家不安則爲宰輔以救之其在廊
廟也覩疆場不靖則爲將帥以綏之骨肉至難處也傷

父子不睦則委曲以調之堂陛至難孚也閔君臣不和則慷慨以護之忽而王臣之蹇則與夔龍爲儔忽而幽人之貞則與麋鹿爲伍視傾危之國如坦塗視猜忌之君如平交殆所謂至人游戲不可方物者歟夫張子房赤松遺榮不復再與世事陶通明青山論道未聞更挂朝籍維茲鄴侯其出處語嘿之奇仕止久速之妙三代而下無其人焉乃爲之贊曰

肅之草創白衣山人代之姑息紫禁上賓德之猜忌黃扉老臣汾陽之郭西平之李再造唐室功無與比唯公保全唯公驅使旣爲英雄又爲聖賢旣得富貴又得神

仙維嶽降神公其有焉

序有時父氣贊亦不工 趙縉

金衍慶宮功臣贊

并序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追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冬十月乙卯朔詔圖畫功臣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曰遼智烈王杲曰金源忠毅王撒改曰遼忠烈王宗幹曰秦桓忠王宗翰曰宋桓肅王宗望曰梁忠烈王宗弼曰金源忠毅王習不失曰金源郡王幹魯曰金源貞憲王希尹曰金源莊義王婁室曰楚威敏王宗雄曰魯莊襄王閣母曰金源武襄王銀朮可曰隋剛憲公阿离合懣曰金源郡王完顏忠曰豫國公昱曰金源莊襄王撒离喝曰兗英敏公劉彥宗曰莊翼

特進幹魯古曰齊簡懿公韓企先曰威敏特進習室凡
二十一人炳哉麟哉昔西京翊運元功之臣二九南宮
應讖中興之將四七漢則有麒麟繪形唐則有凌煙貌
像大氏異姓爲多宗賢蓋甚至於懿親鷹揚同氣豹變
心焉以數槩乎未聞金源氏崛起東方奄有中夏其持
節專征之彥則絹素昭垂其橫槊酣戰之雄則丹青輝
映他族惟充齊二國自餘皆完顏一家而太祖天屬居
其半焉豈天苞獨畀於綠川而王氣遂鍾於紫塞乎夫
慕容濟濟竝出燕朝拓跋莘莘咸生魏世然基開元璽
西鄰已懷覬覦治極太和南邦尙稽臣服茲乃父子兄

弟戮力同心六師載塗遼之五京瓦解兩軍分道宋之
九廟灰飛上下千古罕有倫焉詩曰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其收國天輔之謂歟是故靖康李伯紀決背城之策
建炎呂頤浩進航海之謀乃兵刃方接而大梁告陷舟
車甫戒而臨安失守戰旣速亡避亦無地故曰金之初
興天下莫強焉宗翰宏遠坐照事幾謂宋盟難恃宋罪
可討談笑南驚傾其京都史稱其內能謀國外能謀敵
豈不信哉當夫天會載旆采入其阻議以先事陝右略
定五路然後順流次第規取江淮老謀深慮成算在握
使太宗采用其言東南殆哉宗望治軍燕山首請伐宋

核禮堂文集卷一
意在先圖無滋後患故藥師來歸虛實盡悉董才繼至
險阻備知用是兩河唾手二帝屈膝蓋謀定而後發非
僥倖以成功也雖韓彭輔劉英衛佐李方之於茲未足
多讓宗弼以沉毅之才當艱鉅之任力折和議獨主用
兵旄鉞所指前無堅陣命完顏昂走岳飛於京東遣王
伯龍敗韓世忠於淮北故能再取汴京臣妾杭宋夫天
眷之初政出朋黨撻懶通於內秦檜誘於外冀得劉豫
之故疆用作康王之分土向非梁王深識燭其姦謀則
河南之地非金有矣婁室勇出天授攻戰若神耀兵龍
朔而天祚被俘移師麟府而折氏歸命張浚治兵興元

擁眾來犯富平一戰無遺鏃之費折筆之勞而宋之士
馬掃地盡矣雖欲不和豈可得乎魯開六世相遼一朝
回面固云賢者避地良禽擇木究之報韓博浪遠愧張
良殉漢平陵終慚翟義跡其轉餉給軍運籌料敵棗祇
謝晦庶幾流亞雖大節可議亦一代之能臣也韓公浮
沉耶律名位不顯一邁英辟立操政柄觀其入見恭陵
便加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可知明良際會非偶然
矣歷相兩朝損益百代遂使傅巖形求復見後世嗚呼
盛哉夫宋以積弱之邦當勃興之國不思守信以固圉
乃欲借和以伺釁貽書邊境潛相招煽銜壁軍門皆所

自取若夫南渡納幣北面稱臣宗社僅存殘疆倖保蓋由崎嶇兵間灼見情勢知強弱之不敵故委曲而圖存苟非明略能及此乎論者不察猥以和爲失計斯皆利害不關於心紀載未經於目挾彼兔園矜其雞甕何足責哉何足責哉偶讀金史輒有所懷乃於諸臣各爲之贊熟於古今成敗者或有取焉

果本名斜也太祖同母弟領都元帥追封遼王

諡智烈配享太祖廟廷

遼王桓桓天資英傑武元同產勇冠當代拔幟先登有進無退遼兵聞風不戰而潰天會伐宋畱居京師領都

元帥坐以指麾左右兩軍分道南馳宗翰宗望皆其偏裨

撒改景祖之孫宗翰父也追封燕國王改贈金

源郡王諡忠毅配享太祖廟廷

忠毅近屬景祖冢孫命爲國相諸部咸尊誅鋤強梗攻下鈍恩肇基王迹旣智且敦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海陵父也進太師

封梁宋國王監修國史海陵篡立追諡睿明

皇帝廟號德宗海陵廢削帝號封遼王諡忠

烈配享太祖廟廷

宗幹庶長王氣所鍾治朔正服興學明農文習掌故武能折衝入朝不拜佐理時雍

宗翰本名粘沒喝景祖曾孫左副元帥兼都元帥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追封周宋國王改贈秦王諡桓忠配享太祖廟廷

宗翰公忠胸敬六奇謂宋叵信大舉伐之統旅雲中西道出師取彼汴京俯若拾遺擒張孝純克太原府遷其重器俘其國主制勝在謀克敵曰武內外咸宜爲國貌虎

宗望本名幹离不太祖第二子右副元帥封魏

王進許晉國王加贈太師遼燕國王改封宋王諡桓肅配享太宗廟廷

宗望龍種英略無雙宋割三鎮乃受其降及彼反覆始殄宋邦遺嗣遠竄遂阻長江平仲健兒如掇螽蟄李綱儒生如刈草芥軍若泰山當之輒敗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宗弼本名兀术太祖第四子太師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國史領三省事初封瀋王進封越國王定封梁王諡忠烈配享太宗廟廷

於鑠宗弼勞苦功高襲宋入海不憚風濤平地千騎大

核禮堂文集 卷十二
江萬艘張韓劉岳望旗遁逃撻懶通宋誅之勿宥宋再
請降表稱臣媾畫淮爲界慎固封守東西南朔莫不稽
首

習不失昭祖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
公進封金源郡王諡忠毅配享太祖廟廷

忠毅良材能左右射馬中九矢氣不少下出河之役取
威定霸收國改元長依車駕

幹魯景祖次子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追封

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廷

矯矯幹魯完顏宗英薄伐高麗對築九城渤海侮遼乘

時弄兵指顧盪夷長驅東京

希尹本名谷神金內族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

儀同三司封陳王追封豫王例降金源郡王

諡貞憲

偉哉貞憲名實相稱女直大字乃其所定獨將八騎一
日三勝平遼伐宋功垂史乘

婁室金內族贈太子太師泰寧軍節度使兼侍

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例改金源

郡王諡莊義配享太宗廟廷

糾糾婁室天下健者作鎮黃龍立功白馬轉戰而前連

城屢下生擒遼帝勳在宗社宋人窺伺力疾督兵獨將
右翼戰於富平大破張浚風鶴皆驚關陝之地卒莫敢
爭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追封太師齊國公
加秦漢國王例降太傅金源郡王定封楚王
諡威敏配享太祖廟廷

宗雄始生風骨非常世祖鍾愛佩以干將材武躡捷射
遠挽強伐遼力戰萬夫之望

闍母太祖之弟元帥左都監追封吳國王改封
譚王定封魯王諡壯襄配享太祖廟廷

闍母能軍屢著奇捷革車攻城高出于堞克遼西京敵
人震懾平宋奏功晝日三接

銀朮可金內族燕京畱守保大軍節度使中書
令封蜀王例改金源郡王諡武襄配享太宗
廟廷改配太祖廟廷

武襄將才出使遼國歸言遼人離心離德決計伐遼一
舉而得戰勝攻取追奔逐北後從宗翰圍守太原宋軍
大出先後來援連戰破摧克壯西藩奕奕大勳焜燿金
源

阿离合懣景祖之子追封隋國王例降爲公贈

核禮堂文集 卷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諡剛憲配享太祖廟廷

阿离合懋聰明辨給幼在行間歷奏勳級祖宗舊事素所講習片言析疑眾皆弗及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金內族太子太師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金源郡王配享太祖廟廷

金源沉毅太祖深許嘗過其家憑肩而語遼雖大國其實可取力贊宸衷決策齊舉

昱本名蒲家奴景祖之孫大司空豫國公配享太祖廟廷

豫國敢戰其鋒無前規畫秦州萬家屯田襲擊逃叛至鐵呂川被創十一殪敵八千

撒离喝亦名杲安帝六代孫世祖養以爲子封應國公河中尹行臺左丞相追封金源郡王諡莊襄配享太宗廟廷

莊襄疏屬世祖養子陝西既定詔書褒美海陵之時正言忤旨惜哉干城含冤汴水

劉彥宗字魯開宛平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兼侍中追封鄭王定封兗國公諡英敏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充公相家耶律世臣太祖器遇奉贄委身伐宋十策次第敷陳佐軍轉輸智慮絕人從容進言隨事埤益蕭何入關唯取圖籍遼宗入汴但載金石二帥俯從民被其澤

幹魯古一作阿魯古金內族贈特進諡莊翼配享太祖廟廷

莊翼有勇國之幹臣蒞藜乘勝度阿里真進焚顯州驍果軼倫拔城克邑遂徙其民

韓企先燕京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右丞相封濮王例降齊

國公諡簡懿配享太宗廟廷

齊國碩學博通古今迴翔遼朝仕進浮沉風雲邂逅輔弼大金贊助機密平章禁林疇昔之年太宗入夢議禮制度往往得中因革損益咸取折衷密謀顯諫邦家梁棟

習室內一作習失金內族贈特進諡威敏

習室內助功授世官鴛鴦灤上襲走契丹鎮撫懷孟四境以安衍慶圖形後勁壯觀

此文作於乾隆辛丑歲時伏處草野未見新譯金史故人名尚從其舊頃於京師借書校之諸本亦多有

異同遂不復追改也廷堪記

盧少梗贊

并序

盧少梗之騷賦蓋屈宋之嫡子馬揚之遺音盛漢而後
千有餘年無此作矣班張崔蔡且不能過况魏晉六朝
唐宋五季乎夫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徒以地處卑
微身遭幽繫皮傳耳食之流遂與草茅譚藝桓褐稱詩
者何有何無視同一例常熟薛氏輯文在長洲沈氏選
別裁皆屏而不錄良可怪歎且夫蘭茝章章不以蕭艾
遏其芳也瑾瑜英英不以砥砢掩其光也其人云遙其
文斯在迄今觀之就令投諸水火夷于藩溷終當出九
泉升三霄蒸爲喬雲發爲雷霆也贊曰

校禮堂文集卷十二
蒼精黃英融結實難既生騷人其力已殫大雅中微真
宰上訴更歷千年始克再聚當其聚也地負海涵萬靈
瞰室降爲盧柟挾彼奇氣孕茲文章奴崔僕蔡兄馬弟
揚幽感鬼神生捕蛟螭西京以來誰能及之幽鞠放招
如星在天惜毀夢洲如珠在淵弇州夸士震川小儒以
方先生龍之於豬唐勒驂乘景差扶輪不知何日復有
斯人

蕉團扇贊

溽暑蒸人汝能抗之囂塵汚衣汝能障之飛蠅營營汝
能逐之餓蟲噉噉汝能撲之長夏讀書晝夜與處物微
功鉅誰忍棄汝秋風若起謹藏篋間用厥勞苦報之安
閒譬如元勳以侯就國來歲逢時再勤汝職

校禮堂文集卷十二

受業滿洲吉昌

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欵凌廷堪次仲撰

箴銘

學齋二箴

并序

乾隆乙巳歲余在京師寓居天津牛次原齋中學爲制
舉之文明年將以應京兆試時余年已二十有九矣夫
制舉之業學者結髮從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
比然也矧余以幾壯之年而爲童蒙之求悔老大之將
及慮聰明之已殫非躁心乘之虞其不速成卽怠氣中
之虞其不獲成也於是作學齋二箴以自勉兼以勉次

原焉

適萬里之塗者必自跬步起樹千尋之木者必自由櫟
始迢迢者徑豈頃刻所勝邪翹翹者材豈頃刻所培邪
夫趨而赴之其氣先竭握而長之其本先撥女胡不鑒
於斯而亟亟從事爲

右躁箴

守吾志而弗衰雖山可移奮吾力而弗捐雖鐵可穿人
以爲退也我以為進人以爲疑也我以為信置莫邪而
不動將奈腐草何棄繁弱而不用將奈魯縞何勉乎勉
乎慎毋爲自厓之返乎

右怠箴

趙王遷又前一年滅韓以其地置潁川郡六王之寶貨悉輦於咸陽九州之地圖皆上於丞相於是東封泰山西巡隴右北之碣石南浮衡湘作阿房之宮除雲陽之道雜燒先王之詩書以愚黔首聚銷海內之鋒鋌以弱赤縣以禹貢之五服爲不足法而欲遠開之以職方之九畿爲不足憑而欲斥大之其志可謂荒矣其心可謂侈矣顧乃爲門於東海之濱立石於胸山之上亘千古者僅傳其一表四極者尙闕其三其義未聞厥故安在蓋謂臨洮之境未暨於流沙華陽之封未逾於黑水九原上郡控朔漠者未滅匈奴百粵閩中扼炎荒者未夷

甌越雖五嶺之戍險不可踰萬里之墉堅不可拔然而未迄羲和之所入是躔次更有遺天未盡章亥之所窮是坤維匪無餘地也將蓄其願以俟異日歟抑引其緒以待後人歟皆未可知也豈知日馭再周天命已迄宮車晚出山鬼聞鮑魚之腥妖壁晝遺海神迎祖龍之駕鹿馬變於永巷鴻鵠呼於大澤望夷之血方喋軹道之頸旋繫函谷自若羣雄交鬪於山東武關依然真人歟翔於灞上悲夫地甫定其犬牙基遂棄夫鶉首剛極則折堅極則缺有由然矣且夫金闕啓於降王玉璽歸於庶姓泗水之鼎已沒洪波嶧山之碑已焚野火而雙石

之峙東門之名閱千年而不改昔者熊豹遁逃今者狐
狸叫號昔者列辟震盪今者羣豎偃仰是可慨也陸士
衡弔魏武帝文有云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又
云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茲之所惑亦猶
是焉乾隆戊戌歲余游其地憑眺遺址徘徊故墟其迴
天倒日之槩拔山超海之勢至今猶想見云向使赤帝
不興素靈不死徐市之船可至盧生之藥可成必盡收
馮夷天吳以爲臣妾改蓬萊方丈以爲郡縣豈第秦東
門而已哉爰爲之銘其辭曰

胸嶺巖巖海波渾渾有石卓立曰秦東門俯蟠地軸仰
極天根歷千百載厥蹟尙存維彼始皇氣吞宇宙烹滅
侯王若豺逐獸六合作宮九寓爲囿不師往古取世大
詬邦畿千里前王所營國門十二譏而不征分土列爵
垂拱觀成奈何恃力以海爲程當其建時雷電揮霍五
丁齊驅百靈具作遺黎凋敝疲氓孱弱匪役鬼神疇歟
斧鑿虎視八極泯沒無聞區區片石曾何足云苔蘚溜
雨藤蘿抉雲後有過者視此銘文

奇泉銘

蘆石山在海州東南六十里所謂東蘆也山麓之庵曰中庵庵側有泉焉巨石覆其上中分爲二其右者澄澈如鏡其左者濁不見物石下之水往來固相通也明萬厯中知州事王同名之曰奇泉大書而劓之石庵之道士爲予言嘗驗以瓦礫塵垢不潔之物投諸右少頃悉汰而歸諸左投諸左則止而不遷試之果然夫朱墨變於相近聖狂由於所習此蓋謂中庸之材凡民之量耳若是泉者其性本潔其體本虛雖日與至濁者居而不易其初也雖卒與至濁者遇而不改其度也豈非受之

於天者深而植之於本者固乎丈夫處世亦當如此泉
矣乃爲之銘曰

素絲無恆元黃易施中材涉世習俗易移卓哉此泉潔
清自持海溼寂寥識者伊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此理
至平乃謂之奇在山已然出山可知後有志士庶幾鑒
茲

天池銘 并序

板浦東南一里而近有天池焉其圓如槃其澄如鑑約
徑百步厥周三之瀕海之地類多斥鹵茲池之性獨秉
甘冽鹽牖未啓澍雨偶愆婦子羣焉往汲鬪閭賴以獲
濟池上則葦荻瑟瑟邱墟纍纍境居荒原雖無佳勝時
屆寒食亦有野芳上冢者寓錢焚於涸涔翦紙覆以枯
塊隨風遠揚沿岸相續烏鵲浴之而不厭馬牛飲之而
不辭語其器量則千頃之陂衡其功用則九里之潤蒼
涼寂寥又何損焉銘曰

驕陽爍野弗之滅暴雨溢川弗之濫瀕海之泉味多鹹

木和堂文集 卷一三
澤及生民何湛湛今我作銘爲世範

方直儀銘 并序

方直儀見梅氏塹堵測量卽所謂句股立方錐也儀凡
五面以銳角爲圓心其斜平面有黃道弧諸綫又有相
應之赤道弧諸綫其平面有赤道弧諸綫又有相應之
黃道弧諸綫其立面有大距弧諸綫又有相對之黃赤
距緯弧諸綫其斜立面有黃赤距緯弧諸綫又有相對
之大距弧諸綫面各具四句股形而比例皆等其一面
爲方直形則儀之底也蓋會通授時弧矢割圓法而入
於西法者前此所未有也陳而觀之八綫三角可以不
煩言而解乃依其式取堅楮製焉銘曰

授時求矢用三乘方圍三徑一得數不詳遠西八綫算
生於量君子善善取彼所長宣城知天會通厥義彼起
二分此起二至探頤抉微中西無異後有萬年偉哉斯
器

立三角儀銘

并序

立三角儀者方直儀之餘度也方直儀起二至立三角
儀起二分通授時於西法矣方直儀凡五面立三角儀
僅四面爲鼈臙形亦以豎楮爲之斜面爲黃道弧平面
爲赤道弧立面爲距緯弧外立面則黃赤二切綫也合
二儀成一象限而正弧之理備焉戴氏句股割圓記名
之曰次緯儀蓋欲易經弧爲緯弧耳非於梅氏之外別
有新義也銘曰

鼈臙測體幾何術精九章商功已著其名卽小見大有
象皆呈曲綫三角藉此而明理無終闕研之則開截諸

寸楮巧奪三才思之思之鬼神畢來歐邏之學通於邢臺

紙渾儀銘 并序

余學推步苦於無師且縣象之理至蹟非器不能明也讀書偶有所悟輒取紙以意爲之陳諸几案七政運行之故亦可稍得其端倪他日匍匐渾儀之側則以此爲筌蹄可矣銘曰

洛下范銅用以測天刻楮效之亦象大圜錯出四環貫樞兩極左旋右旋大略可得子午側立地平平安黃道赤道斜倚其間古人有言左圖右史唯此推步非器何恃大僅數寸几席足儲導蒙啓悟以佐讀書

壽星硯銘

角亢之次是名壽星龍尾四寸良工鏤形或云老人東
井之側子孫眾多輝映南極贈者伊誰瑤甫汪君發篋
視之上有慶雲我持此硯歸遺老母文字吉祥以介眉
壽

小歛硯銘 并序
予自受書卽得是硯長游南北恆以自隨至于領鄉薦
成進士皆其力也乾隆癸丑銘而藏之銘曰
試京兆中副車試于鄉登賢書試禮部聞傳臚幼至壯
唯汝俱功旣成什襲儲銘厥背同璠璣

書篋銘 并序

書篋長尺有二寸高五寸廣五寸有奇木質外冒以皮
余家故物也自出游以來南浮吳越西適楚北走燕趙
鄭衛之郊凡風塵之所蒸鬱雨雪之所偃薄未嘗與之
一日離也夫人情習於久則自深狃於近則益密是故
雖甚朴陋而彌覺其可親也雖甚剗敝而彌覺其可珍
也昔浮屠氏三宿桑下尚生愛慕况十餘年之遠乎今
余歸矣不忍再困之以舟楫之勞車馬之役也乃銘之
曰

己亥之春余薄游乎江濱唯子是隨兮閱十有五年跋

山涉川曾莫子之離兮苜蓿堆盤不厭冷官曰余將歸
兮擁書南窗視膳北堂常與子相依兮

擊蒙書室雜銘十五首

并序

兄孫兆淵年甫十齡嘉慶三年二月至寧國學舍乃葺
書室命之誦讀於中名曰擊蒙用王氏擊去童蒙以發
其昧之義也爰取室中諸物各爲之銘以示焉

讀書燈銘

挹菽膏然卉心其光煒然能照古今

筆牀銘

中書休沐小憩其上數寸之地聊供偃仰

墨匣銘

斲木爲之其光如漆是曰龍賓之室

木府堂文集 卷十三
鎮紙銘

其體端方其性凝重風氣轉移不爲之動

水盂銘

一勺之水足以容楮墨得之生蛟龍

研朱硯銘

南山石何粼粼賴彼一寸丹磨此潔白身

黏盃銘

來牟之精藏之弗竭楮先生著書汝補其闕

錐銘

器雖利守以靜請處囊莫露穎

錫儀銘

錫於五金其質不堅範之爲儀藉以談天方諸刻楮差爲勝焉

琴銘

三竽仲呂大竽黃鐘燕樂之合非正宮

笛銘

今之笛製非古其孔六其聲五間以二變可應律呂

尺銘

橫黍縱黍說如聚訟曷若屏空言但取能適用

珠算器銘

古算以籌今算以珠其器雖異其理不殊譬之史籀後
乃有程邈書

酒尊銘

一升爵三升觶受之大小存乎器

釋禮硯銘

黑而津正而固用汝釋禮經不用汝作辭賦

杞菊軒銘

并序

夫鳳鳥翔千仞雝雝之鳴自盛鷦鷯寄一枝生生之理
亦足何則分貴賤之等者觀乎外齊小大之致者循乎
內就令物之相物未妨損之又損廷堪百里之才既乏
四方之遊已倦思補晨葩之什屢發夕葵之慨成進士
後投牒吏部乞一教官以養母乾隆甲寅選得寧國府
教授次年三月挾書簞以之任奉版輿而怡志學署荒
僻宛若村舍居城市之偏枕岡阜之側僅古樹十餘本
破屋八九間而已中堂牖下老梅詰屈陰可蔽牛梅之
西則叢桂也春秋作花香色異狀承北堂之歡寄南窗

之傲卽餽粥不繼致足樂也東偏小齋三楹約廣十笏頗有梧竹階除蕭然安儿以便誦讀設榻以待偃仰籬根庭隅雜蒔卉木莖葉間有可食者因榜其楣曰杞菊軒蓋取陸魯望之賦以名之也嘗讀甫里先生集見其有田可畊有盧可棲或擊鮮招之而不屑或造門訪之而不見尚於閉戶著書之餘起忍飢誦經之歎矧夫地鮮置錫室類懸磬青氈自擁綦巾告痛高軒憎冷而弗過肥馬畏貧而輒避以昔準今屠沽兒酒食豈易得耶雖然忝爲丈夫生當

盛世利澤不克施於人名聲不克昭於時徒竊升斗之祿爲甘旨之計拾老圃之棄作腐儒之餐譬雁鶩之謀稻梁鼠雀之偷倉廩晚食逍遙飯飽捫腹亦已逾分矣顧猶不足乎人第笑其枝葉老硬氣味苦澀而不知爲固精神延壽命之物也乃爲之銘曰
廣文之居大不盈畝鸞鳳詎棲麋鹿可友何須折腰獲此五斗畦無秋菘圃無春韭言樹杞菊茅齋前後二月苗肥擷以供母五月葉麤烹以佐酒忍飢誦經此外何有以卑自安以貧自守潔白在躬延年益壽

鴨死不忍食使人瘞之戲作瘞鴨銘辭曰

瘞鴨銘

并序

昔李萬江牧馬比以輕肥魏道武制官取其迅速聲喧
夜半平淮蔡於唐家飯裹軍中破高齊於陳代篆薰蘭
蕙嘉名久擅博山醅發蒲桃倩色新分漢水圓吭喙喋
最愛能言短足拍浮更欣善鬪凡此簡編之內美不勝
收若置鼎俎之間理原未允於是買來市上祇需百十
青蚨放向灘頭畱伴一雙白鳥王孫金彈詎來碧草池
塘處士竹弓不到綠楊洲渚身無文采羞近鴛鴦意在
稻梁偶隨鴻雁春波接岸青萍一道衝開秋雨平湖紅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受業滿洲毓秀
校
蓼數枝睡折每於翰音隊裏循南浦以歸來無何杜宇
聲邊逐西風而化去遂使陸家欄內頓減幽懷杜老階
前疇增佳興煙波江上落霞寂寂長天蒲稗溪旁零露
蕭蕭野水多時參養忍能竟付庖丁一旦淪亡自可埋
之敝簾雖情同瘞鶴饒有華陽真逸之風設欺似放魚
保無鄭國校人之弊嗚呼野賓已去李德裕既詩悼失
爰赭白不存顏延之亦賦傳死馬聊因抔土用作短銘
銘曰奪諸湯鑊以與蚘蟬人腹蟲腹何恩何讎南畝之
上禾黍油油荷插築土樂哉斯邱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受業滿洲毓秀

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歛凌廷堪次仲撰

考辨

周官鄉射五物考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
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
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
闔門之內形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
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
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

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是頌與容本無區別也至于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經文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禮一篇載在禮經竝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

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

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之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眾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

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而經合考諸傳而傳合矣彼說鄉射五物者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而多紛紛之論也

詩楚茨考

小雅楚茨凡六章言王朝卿大夫之祭禮也三章言黍稷爲酒食之用遂及正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牲牢爲鼎俎之用遂及祔祭之饗報也三章言僎尸于堂之禮也四章言尸嘏主人之禮也五章言既祭而徹也六章言既徹而燕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有同有異少牢所言蓋侯國卿大夫之祭禮也如第一章云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案少牢上篇尸入十一飯所謂食也卒食酌獻尸所謂酒也陰厭在尸未入之前所謂享祀也尸入升筵祝與主人皆拜妥尸所謂妥也尸七飯後告

飽祝侑尸八飯後告飽主人侑所謂侑也第二章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案少牢上篇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所謂剝也熟牲體于雍爨所謂亨也升牲體于鼎所謂肆也載牲體于俎所謂將也皆言正祭之禮也第三章云執爨踏踏案少牢下篇乃燠尸俎蓋因儻尸而溫之故前既云亨此復云執爨也又云爲俎孔碩案少牢下篇儻尸之禮凡十二俎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其禮繁多故云孔碩也又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案少牢下篇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

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此非正獻之豆皆庶羞之豆故云孔庶也又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儻尸之禮不獨助祭者爲賓客卽尸侑亦賓客也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侑主人獻長賓以下皆獻也主人酬尸酬賓及旅酬無算爵皆酬也又云萬壽攸酢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受尸酢主人自酢于長賓皆酢也皆言儻尸之禮也第五章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蓋正祭告利成之禮案少牢上篇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故云徂位致告也又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案少牢上篇尸謾主人降立于阼階

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此正祭之尸諤也下篇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此儻尸之尸出也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同者第三章又云或燔或炙炙者肝也謂從俎也案特牲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少牢下篇不儻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燔蓋燔炙皆有若上大夫正祭則有肝無燔儻尸則有燔無肝也第五章又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案特牲禮養畢宗婦徹祝豆遷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少牢下篇不儻尸之禮祭畢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注皆以爲禮殺若上大夫儻尸之

禮則但云有司徹不云婦人徹也又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案特牲禮尸諤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暮畢祝命徹阼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注皆以爲將燕少牢下篇不儻尸之禮歸尸俎後徹阼薦俎注引特牲禮爲證蓋亦將燕也若上大夫儻尸之禮但云主人退不云徹而燕也又少牢無牛而詩云絜爾牛羊少牢無祊祭而詩云祝祭于祊少牢無樂而詩云鐘鼓既戒又云鼓鐘送尸又云樂具入奏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異者至于少牢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詩

中如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云工祝致告祖
賚孝孫又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云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亦多與嘏辭合也王朝卿大夫之祭禮篇亡不可
考楚茨與少牢饋食禮異者或即其遺制歟王深寧但
云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不知其中有王朝侯國
之不同也

氣盈朔虛辨

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
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
道一周。歷朔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
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
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
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
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為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
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為一月。合朔十二周為一年。
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

二。周爲卽歲實也。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旣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

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便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

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貿貿焉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試因蔡氏之說。以平朔恆氣約計之。假如甲年甲子日子正合朔。亦甲子日子正冬至。是爲十一月朔一日甲子冬至。則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戊午。較甲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少五日有奇。此朔虛也。冬至當爲己巳。較甲年冬至甲子日多五日有奇。此氣盈也。戊午爲初一日。則冬至己巳爲十二日。較甲年冬至合朔同日者。相差十一日也。至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壬子。冬至當爲甲戌。壬子爲初一日。則冬至甲戌

爲二十三日。平朔小餘積三年多一日。至丁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丁未。冬至當爲己卯。丁未爲初一日。大建晦日爲丙子。小建晦日爲乙亥。則冬至己卯必在次月。故取此月之前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則丁未朔爲十月初一日。而冬至仍在十一月。癸此自然之理。不但非神奇。竝非勉強也。夫甲年合朔冬至同此甲子日。則乙年戊午合朔少五日。己巳冬至多五日。皆以甲子日起算。猶可云此年甲子至彼年甲子共三百六十日也。至于丙年壬子合朔少五日。則與戊午日相較。甲戌冬至多五日。則與己巳日相較。合朔冬至竝不同日。安得云三

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乎。然則三百六十日者。干支之六周而已。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爲一歲之常數也。知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爲兩事。知干支六周非一歲之常數。則氣盈朔虛自不煩言而解。而閏月之所以然。已思過半矣。

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

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謨。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

道爲中圍。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

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臆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晷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揜。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

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徧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祗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案，少識縣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鹵莽也。儒者動云窮理窮理者固如是耶。明史歷志洪武十年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術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

謂格物致知者乎。可見知之者不能罔也。毛大可世稱專攻宋儒者，而左旋之誤獨從蔡氏。此蓋出於不知耳。若宣城梅氏之論左旋也，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固已洞見其非矣。而復云朱子之言不可易者，特屈於宋儒而迴護之而已。夫不知者習於其非，知之者迴護其非，是右旋之理不得明於天下，而經生家終無以知天道運行之故矣。宋書天文志引劉向難夏歷列宿日月皆西行之謬，是其論久絀於

前代何橫渠之說入人之深牢不可破也。余自恨向者惑於是說。如墮霧圍中。久之始得其塗。因知世之昧所從入而畢生茫如者多矣。嗟乎。讀書所以增長智慧也。孰知乃自塞其智慧哉。故書此以告同志。毋似余幾墮霧圍中而不出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受業震澤沈寶樹稼維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歛凌廷堪次仲撰

解釋

周官九拜解

大祝九拜。周禮作擗字鄭注賈疏而後釋周官者多語焉而

不詳。而振動之拜尤多臆說。陳用之禮書有拜儀上下

二篇。細案之亦無確見。今據禮經為之疏通而證明之。

一曰稽。周禮作稽字首。此臣於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

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

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

而未拜即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即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僮奴勞歸饗餼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
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 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竝壹拜再拜無九

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謾矣。何也。尚書臣之於君如臯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

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旣夕禮。君使人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贈。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唯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尙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

核禮堂文集卷十五
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曰褻拜。凡再拜謂之褻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褻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首之褻拜也。鄭大夫曰褻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褻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

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褻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褻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寧人毛大可閻百詩惠仲孺江慎修諸君。於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閻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見潛

邱劄記荅萬公擇則尤謬案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

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

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擡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贊醴婦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即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

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

厭眾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

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閻氏不

深於禮故有此誤竝為附辨於末云

周官九祭解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為皆飲食之

祭善矣惜其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

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為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

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按祭士虞作墮祭注今文墮為緩特牲作

按祭注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按讀同耳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

禮尸入祝命按祭尸執觶右取菹亦作于醢祭于豆

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鉶

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

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

少牢饋食禮尸入視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案士虞祝拜妥尸此西面拜也與少牢同拜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接祭亦南面則少牢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牢云南面互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于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為首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醴酒有衍籩豆有踐毛傳衍美貌祭酒畢禮盛者必啐之而告旨說文曰旨美也與衍同訓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知衍祭為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

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解媵爵為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間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鉶當附於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案籩實為脯豆實為醢則用擣祭或振祭籩實為糗脩豆實為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醴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

之兼祭不僨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
桌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
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
主人不僨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
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
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
于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
徧也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
坐取韭菹以辯卽徧字擣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
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

稷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
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
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
鉶以栖辯擣之上鉶之間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
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
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
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擣于三豆祭于豆間
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擣祭皆謂祭薦
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
者旣擣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

脊舉幹舉骼士虞作脔舉肩皆振祭齊之少牢尸入十一飯

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齊之前此上佐

食舉牢肺正春以授尸當亦振祭齊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擣而即振

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擣于俎

鹽振祭齊之此則擣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

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擣祭鄉射記云薦脯五

臠祭半臠橫于上臠長尺有二寸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擣

于醢而祭于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擣者省文也若

邊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擣則必取菹擣于醢兼取邊實

祭之又為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按祭以明不食則

不振非注意也

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間此方是擣祭若按祭所云則命祭中之

之擣祭公食大夫祭豆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祭鉶則周祭中之擣祭

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

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

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則祭之案鄉射燕禮大射

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

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僨尸之禮

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

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

賓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

手齊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然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又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爲繚祭然則有司徹大夫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繚祭也張稷若曰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氏所言則禮經無繚祭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案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

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饋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桌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爲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爲玉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

為祭殤鄭康成又以為曲禮之延客祭炮祭鄭司農以為燔柴祭天周祭鄭司農以為四面為坐賈公彥解以為祭百神皆與禮經不合則不暇悉為之辨矣

旅酬下為上解

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注即中庸旅酬下為上之確解也考旅酬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燕禮大射宰夫為主人則用觚下爵一等也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為上也

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鄉飲酒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此卽一人所舉之解疏云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與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云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

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旅酬同唯無介賓酬主人後則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亦較鄉飲酒爲詳蓋賓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介鄉射則大夫介尊于眾賓是以尊酬卑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齒者如酬眾賓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以次而及最少雖

以少長為先後亦是以尊酬卑也長尊于少今以長者

卑燕禮公為賓舉旅行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興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

解荅再拜執解興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坐奠解荅再拜執解興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

解洗經又曰公有命反升酌膳解下拜凡旅酬賓主之

禮故公卒解然後實解以授主人此公酬賓是君臣小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此公酬賓也又云賓以旅

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

解拜執解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飲卒解不拜經又曰

也則降升實散方壺之酒為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

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此

賓酬大夫諸大夫兼三卿又以爵之尊卑為次序相酬

也為卿為大夫舉旅行酬皆于西階上如初為士舉旅

行酬亦如初大夫卒受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亦以士

之尊卑為次序也大射旅酬大略相同大射興以酬賓

西階降尊以就卑也蓋公尊于賓賓尊于卿大夫賓雖

亦旅酬下為上之義卿大夫尊于士以公酬賓以賓酬卿以

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飲酒正

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解奠于薦北豆

也之左賓取之奠于薦南籩豆之右也賓位西階前俟主

人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眾賓長加爵

及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始于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

弟如主人酬賓儀此觶蓋兄弟弟子先奠于薦南長兄

西面則南為左而北為右此二觶皆旅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

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

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

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

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

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眾賓

眾賓又酬眾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為次序而相酬也長

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

賓尊于眾賓長兄弟尊于眾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

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于尸侑

侑奠觶于右不舉尸舉一觶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

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

尸酬主人也有司徹是祭畢償尸之禮又云主人以酬

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與侑荅拜不祭立

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此主人酬侑也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此
 侑酬長賓也又云至于眾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
 上儀尸旅酬在堂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
 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此眾賓與兄弟及私人各以尊卑
 少長為次序而相酬也蓋尸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侑侑
 尊于長賓長賓尊于眾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
 也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
 酬卑即以下為上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
 中庸旅酬下為上以證之而於禮記中庸篇復注云旅

酬下為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

誤作之子唯孔疏尚作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

有事為榮也蓋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

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

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

解于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

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為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

事為榮非謂舉解為有事也孔氏正義不知引鄉射注

博考禮經疏通證明但因文而妄為之說至中庸章句

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二語而

鄭義益晦自是數百年來踵譌襲謬不啻郢書燕說無有能辨正者矣

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解

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當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

九月。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為後者為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總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為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諸侯之庶子不為後者。父卒亦為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為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為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為後之庶子，父卒為母，竝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

聖王此意，未因於庶子，庶子不為後者，三年為大功，所以所厭於此也。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

所生母三年，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庶子為母。

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為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

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後人熟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良由尊尊之義不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亂常之論顯悖天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左氏無傳。杜預則以爲桓公之母。此夫人三傳皆不知爲何

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范甯注穀梁引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熊氏。又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諡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左穀經皆作嬖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左穀經皆作定嬖。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為襄公嫡夫人後
 儒據左氏則以為敬歸之娣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
 人尚不知為何人姓諡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
 非邪吾烏從而辨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
 人風氏薨說者皆以為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請得而論
 焉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
 含且賻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
 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賻名昭公來會葬禮也名伯穀梁
 作毛伯楊
士勛據徐邈
 本當作名伯公羊穀梁皆以含與賻兼之為非餘無異
 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繫成風于

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之義也

說見劉原父
 春秋權衡 許

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為禮也鄭君駁之雖
 兼用穀梁而其服問注亦引春秋之義以證之蓋三傳
 本無甚異同也春秋經文既無譏辭傳者又以為禮胡
 安國乃云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
 其父此論不知出何經傳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
 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葬也
 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論語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我之辭也試思母
 者尚言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乎孟子曰無以妾為妻

齊桓命諸侯之辭也。試思戒諸侯無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無以妾爲母乎？胡安國卽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乎？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陋腹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聖王之世也。

廷堪爲此義通禮經于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鄞人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母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襚，竝同鄙見。

萬氏之言曰：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于父卒爲母之中也。惠氏之言曰：春秋者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賄，襚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可見人心不甚相遠。自宋以後，通儒日少，故鮮發明之者。嘗謂本朝經術之醇，直接漢儒，視宋人之憑理妄言，真有霄

壤之別矣

儀禮釋牲上篇

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脛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肱又謂之膊肱下謂之胛又謂之髀胛下謂之髀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脰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胎又謂之幹脅骨三中骨謂之正脅又謂之長脅前骨謂之代脅後骨謂之短脅少牢饋食禮鄭氏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肩上謂之脰又謂之脰肱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地謂之蹄士昏士喪皆云去蹄

儀禮釋牲下篇

在鼎謂之升在俎謂之載士冠之鼎合左右胖離肺士

昏之鼎合左右胖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士昏三鼎其

公食大夫之鼎牛羊豕各一鼎牛羊腸胃共一鼎豕膚

一鼎公食下大夫增鮮魚鮮腊為九鼎士喪之鼎四鬣

去蹄兩胎脊肺此即豚解小斂奠一鼎大斂奠朔月奠

夕大遣奠五鼎羊豕皆左既夕遷祖奠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既

膾離肺膚祭三肺祭一特牲之鼎豕右胖十一體士虞

皆三鼎其二少牢之鼎羊豕右胖各一鼎豕膚一鼎

鼎則魚腊之髀皆不升少牢五鄉飲酒鄉射賓俎脊膾肩肺主人

交禮堂文集 卷十五 釋 二十三

俎脊脅臂肺遵俎脊脅臠肺見賈氏疏遵即大夫也鄉飲酒介俎

脊脅臠胙肺賈疏大夫用臠即介用臠若有二大夫分用臠臠則介用臠故臠胙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臠字

兩見或曰臠字衍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注

大射獻服不注引鄉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注

射記證之亦無臠字燕禮大射賓俎脊脅肩肺有俎燕禮記唯公與賓

獲者也祭祭肺也燕禮大射賓俎脊脅肩肺大射主人獻

賓鄭注引鄉射記曰賓俎脊脅公俎脊脅臂肺大射主人獻

肩肺證之燕禮當與大射同公俎脊脅臂肺大射卿俎

庶子設折俎注引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大射卿俎

肺然則公俎如鄉飲酒鄉射之主人俎也大射卿俎

脊脅臠折肺大射主人獻卿庶子設折俎注卿折俎未

公食大夫之俎肩臂臠胙脊脅此賈疏所說即士虞

其左俎以爲庶羞牛羊豕各一俎牛羊腸胃七共一

俎豕倫膚七一俎上大夫或九或十一士虞尸俎如其

鼎祝俎髀脰脊脅離肺特牲少牢所俎心舌特牲饋食

尸俎右肩臂臠胙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

三離肺一剝肺三此特牲九體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

骨膚離肺各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膚離肺各一人阼俎主主婦俎殼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

殼折脊脅膚離肺各一賓俎骼長兄弟宗人俎折其餘

如佐食俎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俎皆殼

脊膚離肺各一少牢饋食尸羊俎右胖肩臂臠胙胙正

脊脰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

一祭肺三此少牢十一體也尸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

祝俎牢髀橫脊短脅各一腸胃各一膚三佐食俎折一

膚有司徹尸羊俎右體肩臂肫脰膈膈在肫下正脊脰脊

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祭肺各一侑羊俎

左肩左肫正脊及脅各一腸胃切肺各一阼羊俎肺祭

肺各一尸阼侑唯羊俎為正俎其尸阼羊肉滄二俎尸阼侑豕魚各三俎共八俎皆以二俎益送之

主婦俎羊左臠脊脅各一腸胃豕膚膾羊肺各一長賓

俎羊骼一腸胃切肺豕膚各一長兄弟俎折脅一膚一

眾賓眾兄弟俎儀內賓私人俎膾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受業武進蔣之筠德培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歎凌廷堪次仲撰

說一

○好惡說上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為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在好惡也又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忿懣惡也好樂好也此言正心在於好惡不離乎視聽與食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齊家在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專言惡也下又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亦在於好惡也終於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極此一見卽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案左傳昭公二十有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卽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卽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哀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為釋禮之書也明矣

○ 好惡說下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即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說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揜又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說知及

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三禮字亦云
謂不背於理無端於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
其他如性卽理也天卽理也尤指不勝屈故鄙儒遂誤
以理學爲聖學也然理事竝稱雖爲釋氏宗旨猶是其
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宗始拈
出之至盧慧能著壇經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爲本定
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故其大學補傳
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大本爲道之
體達道爲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以爲
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說忠恕以爲至誠無息

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
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
至於論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云禮之爲體雖嚴補出
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舉之然則宋
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卽
無在而非禪學矣鄙儒執洛閩以與金谿爭或與陽明
爭各立門戶交詬不已其於聖學何啻風馬牛乎明以
來講學之塗徑雖多總之不出新安姚江二派蓋聖學
爲禪學所亂將千年矣自唐以後禪學盛行相沿旣久
視爲固然竟忘理事體用本非聖人之言也悲哉元明

定爲功令學者童而習之不暇深求經傳妄以理學爲聖學體用爲聖言今試爲指出之亦不敢謂有功於聖學聊以扞禦異端不使侵我六經而已夫好惡原於性子產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時學士大夫尙知此義故子產之言無理字亦無體用字以子產之言解大學中庸不猶愈於釋氏乎宋儒最喜言學庸乃置好惡不論而歸心釋氏脫口卽理事竝稱體用對舉不知先王制禮皆所以節民之性好惡其大焉者也何必舍聖人之言而他求異學乎故舉此以質世之有志聖學者溯流窮源平心自能辨之晁以道曰體用本乎釋氏然則雖

在宋人猶有見及此者豈余一人之私言哉近時如崑山顧氏蕭山毛氏世所稱博極羣書者也而崑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賀凌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閩而開卷仍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阱獲而不能出也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理義乃禪學乎或謂禪學以理爲障宋儒以理爲性其宗旨自別此黠者欲蓋彌彰之說也夫楞嚴二障由華嚴之理事而生理事

無礙爲法界有礙卽爲障則更爲理事出於釋氏增一證矣嗟乎理事體用闌入聖言俱洛閩所倡豈亦金谿陽明爲之邪不塞其源徒遏其流是亦後學者之過也開門揖盜反藉揖者而驅除之深可慨也夫

○ 慎獨格物說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卽學庸慎獨之正義也慎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爲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慎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提倡慎獨爲認賊作子卽宋儒之詮解慎獨亦屬郢書燕說也又曰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

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
卽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禮也者物之
致也記文亦明言之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儀
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
參悟木石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爭辨格物爲牀
下鬪螳卽宋儒之補傳格物亦屬鬻沙爲飯也謹案禮
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
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
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慎獨
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禮
器證之慎獨非指禮而言者邪又案禮器曰禮有以多
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
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
爲貴者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
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無非格物之學
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以禮器證之格物非指禮而言者邪今
考古人所謂慎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

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卽慎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又考古人所謂格物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旣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言物格不能知至也卽格物之謂也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然則物格不能知至所謂文勝質則史是也豈參悟木石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慎獨及大學之格物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自後儒以釋氏汨之而聖學遂至於不明不行蓋聖學爲異端所亂也久矣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

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尙何疑乎

○論語禮後說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後鄭註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朱子集註不用其說以後素爲後於素也於考工記舊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如蕭山毛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皆知古訓爲不可易而於禮後之旨終不能會通

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眾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眾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眾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註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今爲解之如此至於朱子亦非故

反舊說其意以爲素近質不可喻禮繪事近文方可喻
禮故取楊中立所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附會
之不但不知五性待禮而後有節并不知五色待素而
後成文矣若夫古畫繪之事從無以粉地爲質者諸儒
辨之已審不具論焉

○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
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
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邢疏以
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
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
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緘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旣用韎韐
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
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案
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

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椽衣三也賈疏謂椽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椽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几旬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

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荅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

縮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荅之曰此楊衣非正服也楊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受業廬江朱啓廷南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歛凌廷堪次仲撰

說二

射禮數獲卽古算位說

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卽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右獲者賓黨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釋獲者東面故孔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

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列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於
大射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
作諸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
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
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列也。經又云一算
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
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
西置之。案此籌又東西直列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
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
于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
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

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
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於地。
二算爲純。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有餘純則
橫於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於
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卽委之於地。十純則異之。
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縮於純下。如右
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於地於手之異。而其先
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
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
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旣夕禮

核禮堂文集 卷一
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於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著以證古籌算。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中星閏月說

歲實一周較原星度分必有微差。日至非恆星所能馭也。然聖人祇就恆星而分十二次焉。其日至歲差之故。則以中星考之。合朔一周較一次度分必有不及。四時非月離所能馭也。然聖人亦祇就恆歲而分十二月焉。其四時不齊之故。則以閏月定之。何也。恆星之升降出沒。人所易明者也。本天右徙。則難明矣。太陰之晦朔。非人所易見者也。節氣過宮。則難見矣。聖人豈真有所不知哉。特取易明易見者而敬授人時耳。其所以然之故。則別立法以變通之。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羅喉計都說

羅喉計都即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
 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
 卷注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
 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
 與今法何如耳今西法中交正交之名與古法相反蓋
 月道交黃道亦如黃道之交赤道也其交之自南而北
 謂之正交古名中交如春分之交點也其交之自北而南謂
 之中交古名正交如秋分之交點也其黃白大距五度有奇
 亦如二至之黃赤大距二十三度有奇也在黃道之南

曰陽律如冬至之距也在黃道之北曰陰律如夏至之距也但其兩交無一定之處每歷二十七日有奇則一交終而其交點在黃道上西退一度半弱約不滿二十年則其交徧於黃道非若春秋二分終古一定而不移也如日與正交同度也則日爲之蝕自是日而後日躔過正交進而東移而中交在黃道上退而西移凡六交每二十七日有奇六交約一百七十餘日交點在黃道上西退約九度而日躔東移已一百七十餘度適與中交同度而與正交則對度矣故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大率一百七十三日而道始一交也過中交之後至正

交亦如之日與交同度則爲朔而日爲之食月在日下日爲月掩則蝕日者月體也日與交對度則爲望而月爲之食月與日冲爲地所掩則蝕月者地影也若月不入交而但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也則爲朔望而不食若月但入交而不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不同度也并不得爲朔望則更不食矣大衍術議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亦就交行與半交之所在而言此八道皆在黃道上并黃道而九非真有此九道也所謂春夏秋冬者皆指日所躔之處非指日所躔之

時也每一交終西退一度半弱以二十七日有奇除之一度通作六十分故曰每日西行三分有奇此推步家便於運算非兩交在黃道上每日實有行分也術者不察此理以爲羅喉計都某日在某宮幾度爲人決窮通得失不亦謬乎

黃鐘說

黃鐘爲萬事根本蓋言律度量衡所從出也黃鐘者律也黃鐘起於一黍黍之積而爲分也分之積而爲寸也寸之積而爲尺尺之積而爲丈爲引也所謂度也原其始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龠也龠之積而爲合也合之積而爲升升之積而爲豆爲釜也所謂量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銖也銖之積而爲兩也兩之積而爲斤斤之積而爲鈞爲石也所謂衡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然則西人點線面體之說古聖人固已嘗言之後人特未之察耳世之學者但知平弧

三角爲古聖人勾股之精而以幾何之點線面體與九章本末不同咸以爲西人之新意而不知亦中國所自有也何以知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知之夫黃鐘生於一黍數之所始也非西人所謂點乎黃鐘之長九寸由黍之所積也非點之引而爲線乎黃鐘之圍九分非線之引而爲面乎黃鐘之實千二百黍非面之積而爲體乎是故度之爲分爲寸也是西人由線而面之說也量之爲龠爲合也是西人由面而體之說也而律與衡實兼點線面體而一之何也音之有高下物之有重輕非具點線面體之全不能該也夫三角不同於勾股者其

名耳黃鐘不同於點線面體者亦名耳理則未嘗不同也元聖之測天也以髀神禹之行地也以矩然則聖神之功莫有大於平弧三角者矣虞之帝也曰同律度量衡周之王也曰謹權量審法度然則帝王之政莫有先於點線面體者矣而平弧三角實亦出於點線面體信哉爲萬事根本也而古聖人直以黃鐘二字賅之可謂簡而要矣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謂西人之學爲吾所未有而彼獨得之者非也爲吾所先有而彼竊得之者亦非也今夫理之在心也非猶視聽持行之在身乎彼視聽持

行之在身未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也而謂此理之在心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乎必不然矣彼有幾何而能用之吾有黃鐘而不能用之此學者之過也於西人何尤於西人又何羨乎學者知勾股而通之不必岐三角於勾股之外則知黃鐘而通之亦不必岐點線面體於黃鐘之外矣或謂幾何起於一點至細也而黃鐘之黍方之則已鉅似不能比而同之也此又不然夫點雖細有形可見也有數可稽也非麗於空虛可知矣夫細之而至於塵極矣以塵與黍較則黍爲鉅矣使離朱察之則又以細於塵者與塵較則塵復鉅矣形與數鉅細亦何常之有古聖人特借黍爲形數之托始耳不必泥其跡也由此觀之大之而典樂授時小之而考工制器何一不由於點線面體卽何一不出於律度量衡故曰黃鐘爲萬事根本也

任運說

南郭機東方警北宮知叟西門慮人家於楚之北鄙比鄰而居各以富豪於楚國四子者揣事勢料物情互相矜尚自以爲駕馭萬類如弄一丸於掌上同里之民凡利害在前不能趨避者咸往受教焉莊王六年之冬雪中有一客過南郭氏之門者鶉結被體神采偉然叩南郭子而求宿焉南郭子以爲盜不許且詬之曰若境困而貌舒辭卑而志傲是奸人也不速去吾名游徼收若矣客退南郭子謂人曰汝曹識之少憤憤則墮盜之術也然客故楚令尹微行察民隱者廉其富而狙詐竟修前

隙假他事而收之籍其家明年冬復有冒雪假東方氏宿者其舉止如前令尹狀東方子鑒南郭氏之失禮而破家也延之入恭敬備至食之於廟舍之於寢燕飲數日始去未幾羣盜入其室肱其篋攫其金炙掠甚慘蓋盜謀劫東方氏畏重門之阻不敢遽來故其渠詭形往探之卽嚮所留客也北宮知叟西門慮人覩其故喜相謂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禍患彼二人當之矣過此以往吾儕庶知所趨避爾又明年北宮氏垣墉之側有丐者僵而乞食其聲孔哀北宮知叟欲延之則疑於盜渠欲驅之則疑於令尹於是處之門外之西塾給之

米芻俾丐自爨是夜丐者不戒於火知叟之家遂燼焉又明年若敖氏旣滅其族人將亡奔晉夜投西門氏之家變易其姓名西門慮人以南郭東方北宮三子之待羈客皆不得其當乃甘言謝之以金一鎰爲費而不留其人北之境上爲守者所獲械而致之郢士師詰其金之所自來其人以西門氏對莊王以爲黨逆乃族西門慮人魯任運子聞之喟然歎曰天下之事變至無窮也一人之意計至有限也以有限者應無窮其不跋前而蹙後者鮮矣事變之來也順而應之其不幸而失之者命也非吾之拙也其幸而得之者亦命也非吾之巧也

狡兔之避盧鵲也恃其捷也而患起於朽株焉蒙鳩之
繫苕葦也恃其固也而患生於暴風焉是豈材力之不
足哉事變每出於意計之外也吾任運而貧今尚存焉
彼機警知慮者究何益哉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受業廬江吳爾祚永錫校

